

压抑且奔涌着——《醉太平》里环境描写与人物情感现实的隐喻关系

张曼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0)

【摘要】《醉太平》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环境的篇幅并不多,但每次出现都承担一定的意义。具体来说,书中一共出现十四处集中的环境描写,其中七处出现在小节开头,另外未出现在开头的部分,有三处景物描写与刘亦冰有关,另四处与夏谷和季墨阳有关。这些环境描写不仅是作者将虚拟拉入现实的必要手段,更与人物的气质、情感、性格建立起了活跃的关系,时时互动,引导人物顺利完成每一个动作,并展示出其合理化过程,同时也逐渐揭示出物与人、人与物的隐秘关系,引人入胜、恍然大悟。

【关键词】景物描写; 人物情感; 克制; 奔涌

一、环境描写的特点

作品注重环境描写,在每一章或每一节的开头或中间部分都有。其中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对环境中的树木描写,高耸粗壮的各种树木是小说中景物描写的主要对象。在第一次集中的景物描写中,作者使用一句话成一自然段的形式,传达出“树”这个意象在小说叙事中的地位。第一章第七节开头,作者写道:“梧桐树是军区大院里的帝王。”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作者用到了“巨灵”“峥嵘”“树冠如云”“香汁大河”“抵达天庭”这样气势磅礴的词汇,同时也用“冲”“泼”“扑”等带有剧烈运动性的动词来形容这些梧桐树。在形容香樟树时,使用了“巨大”“亭亭如盖”这样的词语。第三章第24节这样描写柏树:“十几株合抱粗的柏树,以天穹般的气势将老楼抱住。”第24节中间描写园林里的扁柏、银杏:“别处的林木仿佛是寄生在别人的山坡上,而这里的每棵树,都生长在自己的山坡上。叶片尖上带着绒毛,绒毛上匍匐着光。在这枝叶和那枝叶之间,似乎并无空间,而是分明地跃动着枝叶们的势头。”第四章第38节写到山林:“无数叫不出名来的树木以逃命那样的冲动疯长着,草本植物叠在木本植物身上,木本植物拥挤着呈爆炸状,稍微巨大点的树则霸王般地裹挟着大团枝藤灌木冲天而去。”后又写到银杏:“树冠憧憧如车盖,在天上倾斜地捂住小径。它是从城砖中拱出来的,粗约合抱,撑破了城墙,鼓凸出一个骇人的大包,裸露一道道巨大的缝。粗壮的根系宛如龙爪,从缝

隙里威严地伸展出来,顶翻的砖头危若累卵,但却被树根牵着,悬在半空中不掉。看上去惊心动魄。”

“墙”的意象与“大院”代表的国家基本形态。作者试图用景物状写出军区大院的庄重和威严,“墙”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意象。墙本身是一种障壁,墙内的园场具有隐蔽性和不容窥探又引人窥探的独特意味。作者特别地赋予其历史的厚重感。试图利用时间的流动性打通物质与精神的屏障。第四章第38节中,大量的篇幅写砖墙。作者写每一块砖墙的体积与面积以及上面刻写的关于这块砖的制造来历,与当下环境交相呼应,让人咂磨小人物与历史的依附关系,历史成为小人物的载体,同时小人物也是历史的叙写主题。其后作者对城墙有两段精彩的描写。以城墙为主体,连带草木、花瓣、露珠、小径、山脊等自然景物,贯穿极富主观色彩的体悟,迸发出奇崛、苍凉又让人难以理解的猝痛感。文中写道:“小径一个波浪般凸起,人又走的与远处城墙一般高了,这时便产生狂妄感,令人几欲顺手抄起半截城墙揣裤兜里去。一丛白花,嫩透了地卧在墙头,盯住了它看,便有一黏团热闹缩在自个儿心窝。它又可怜又可爱,恨不能将它含进口里。”这段描写是围绕夏谷的动作展开的。此时的夏谷从别人口中得知季墨阳将提拔自己当副处长的消息,他内心急待从季墨阳口中得知确切答案,但又不动声色地制造偶遇,用一个接一个的连贯动作催熟被告知的时机。这里传达出人处在不确定情绪中,且这种不确定情绪是“喜悦”的不确定,而非“灾祸”

的不确定，人便生出急切的、阔大的心思，并将这样的心思寄托在相对应的景物上。这段描写出现在第四章的末尾小节，也正是在此点明了“大院”这个意象与军人个体命运的关联。当季墨阳和夏谷谈到转业的问题。季墨阳说：“即使转业又当如何？你看，军区大院往西，就是省委大院，再过去是省政府大院，再往下进几十个厅局院子，面对市政府大院；东面，以前没有院子，现在搞成开发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围个大院子，把属于自己的土地都围进去。再往东，工厂、公司、校园，哪个没大院？就连街道办事处，也有个院围着，你跳出军区大院转业到地方工作，还不是从一个大院走进另一个大院吗？”此处，作者把“墙”的意象与“大院”代表的政治形态有机结合在一起，揭示了在军队大机关工作的各色人等的自在与苍凉。正如季墨阳和夏谷嗅着大院漫过来的气息，如同“两颗岸上的水滴嗅着大海。”渺小得近乎无影踪，但只要靠近，终究会被大海包容，享受着大海的磅礴和无限量。草木砖石皆有自己的生命动机。作者善将笔下的景物写出类人的动作，但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纳为拟人的修辞手法。因为无论是景物的形态还是人物赋予的它们的特殊意义，都已超越景物作为烘托气氛或沦为叙事点缀的功用。它们虽遍布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位于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阶段，却以一种集体的形象站出来补充人物言不尽意的心理动态，以一种磅礴的力量推动叙事的深入。作者形容夜里的梧桐树像裸体的妇人，婀娜多姿、风情万种。但转笔又写道：“但凡有灵气的树木，最怕人多。”写一次军区开大会，树下到处是哨兵、每棵树下画了油漆道，停满了军车。直到夜里，路面还是热乎乎的，汽油味沾在树上，“梧桐们在那天中都畏缩着，偷偷地老下去。”前文叙述“梧桐是大院里的帝王”，几行字后，写的却是梧桐如此瑟缩得可怜。在逻辑上，也许这是一种矛盾，但在感情上，却是在写人置身于权力集体中的复杂多变情绪。树木可以因为异己力量的侵入而改变状态，人也是一样的，正是这种短时间内的差异塑造了大院人的气质。

二、环境描写与人物命运的色彩

刘亦冰是小说中主要的女性形象，从她的出场、人生经历的铺展到最后的结局，这个人物所展现的是现实主义基调上极具色彩的一个存在。而环绕她展开的景物描写也与生俱来充满了隐喻和象征，以至于作者后期为刘亦冰安排“夜游”的生活习惯，

不得不引人“怀疑”，这一设置是为了专门承载富有梦幻色彩的景物描写，将不同景物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刘亦冰的性格气质相呼应，强化人物性格特点，将景物拟人化，从而更好地呼应人物。

刘亦冰在树下等夏谷。那是一棵“亭亭如伞盖”的香樟树，“树身在墙院里头，树冠却伸到墙院外面来了。”“刘亦冰少女时曾有个梦想，幻想在这香樟树上搭个窝儿，她就住在上头……她在树下等候，感觉上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和一个朋友待在一块。”这是作者的富有想象能力，同时也是人物的细腻独特情感。香樟树形态大方、美丽，刘亦冰身份高贵、样貌出众，与香樟树互为衬托，她并不想与香樟树的威严美丽融归位一类，而是想借其优势安放自己的喜和爱。若即若离、若出若入。儿时挂在树上的幻想，伴随树木，没有一刻放弃生长，以至于，此刻时空同时存在两个刘亦冰。这种存在与任何精神上的痼疾无关，而单纯是一种让人感到轻松的、奇妙的性格展现。

当刘亦冰去往季墨阳的宿舍时，中间夹了一大段景物描写，景物代替事件，交代了刘亦冰与季墨阳非同一般的情感关系，也传递出这段情感的坎坷、厚重、不尽如人意。“小径还是以前的小径，走上去后才觉出它被人踩薄了踩旧了。两旁的瘦草们依然想往路中间爬，想在路当中会合。但人们总是踩断它们的念头，所以它们永远不可能合。”我们读出肯定的语气，也表达出人物心中对自己与他人关系一种早已看透的冷漠的愤怒。紧接着，她往前走，“苗圃啊，假山啊，篱笆墙啊，都相互牵着站立起来朝她拥来，她一下子被它们感动了，恍惚觉得自己有负于谁。几年前与季墨阳在此徜徉时，眼内只有季墨阳并无它们，而如今它们都在季墨阳却不在。可见草木有情而人是多么的靠不住呵。”刘亦冰在季墨阳那里缺失的情感回馈，如今在草木深上找补回来，而这种找补未免显得太过凄凉——人为地替这些不相干的景物注入亲切感，无根无据又没头没脑，她却感动得几乎要把真心真爱交付草木。环境描写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刘亦冰看到池塘边上的棕榈树，树身向河面弯曲，像要扑在水中搂自己的身影。想到许久前与季墨阳的对话，刘亦冰说：“那影儿在水底拽它们呢。”季墨阳说：看上去像要投河自尽。”由此感慨：“爱得太狠就如同去赴死一样。”在往前走，刘亦冰看到“细弱的小樟树、扁柏，它们也朝湖水里探头探脑，想把自个儿连根拔去似的。它们小小年纪，也这样神往了。苦命的小可怜们。”

到此，作者结束这一段的景物描写。我们不禁想到古希腊神话中爱上自己影子的美少年拿斯索斯。他因迷恋自己的倒影，不眠不休，枯死在河边。虽然在这里，作者是想借树影来暗喻刘亦冰与季墨阳的爱，当然，更多是在试图解释刘亦冰对待爱情消极的却也是彻底的付出。但“影子”的描写，却也让我们感受到两人的感情深入而统一，爱对方就像爱自己，“我”与“你”是何其的相像。在《呼啸山庄》中，凯瑟琳有过一段这样的自白：“我这么爱他（赫斯克利夫），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的，他的和我的完全是一样的。”无疑，作者在此的环境描写让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军旅文学作品与世界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的奇幻和夸张建立起了联想的通道。

三、景物的克制铺展与情感的隐秘涌动

作者笔下的卧龙山大院有着精致的布局划分，到处是曲径通幽的惊喜之路，承载着岁月光艳的树影和回荡历史呼喊的砖墙塑造、影响着大院里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就连影壁上的字都如同“卧着的豹子”。我们感受到作者不仅是虚构出一个大院，编创出大院里一些人的故事，通过环境的布设，无形中融入了历史的厚重感，在这个院子里，遗留着国共两党的恩怨情仇和微妙制衡，酝酿着老将出马前的政治谋划，充斥着中青年干部一碰即发的智慧和才华，滋生着绝对权力下的龌龊和猜忌，流淌着有违伦理道德的畸恋和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款款深情。复杂与矛盾在这里集合，一起呼喊出要冲破、要保留的诉求。但所有的树都在茂密处“偷偷老去”，所有的幽静都是“浓缩着的、匍匐着的、历史性的、隐私性的。”“像一只闭住的眼睛，沉落或者沉思在大院深处”，作家在此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冲突感，一方面冲击读者的视觉感受，另一方面又冲击着我们的内心。作家并不旨在描写大院的威严，树木再繁茂，始终生长在墙内，砖墙再高大，总高不过人的“意识障碍”，院落再繁复，却总是“环环相扣，如同一个个器官卧伏在大院躯体内，互相之间牵着无数神经血脉。”这些是一种克制的景物铺陈，在收放自如的创造中形成一种有规律的阅读节奏。

夏谷第一次见季墨阳，为寻得一个恰当的时机，来来回回上了三次楼梯，以至于愤愤地感叹：“一辈子也不见得有这楼梯口这么长吧。”季墨阳生日当天接到一通无声的电话，由此牵扯出刘、季两人的情感

线索。沉默是来自一份承诺——“永远不打电话来”，沉默也来自一份克制，不然季墨阳也不会“心头火热，泪珠潸然而下。”刘亦冰重回季墨阳旧宅，望着墙上的痕污迹，追忆这块污迹的前世今生，她只是在这里坐了很久，没碰任何东西。季墨阳躲在假山后面看刘亦冰哭，刘亦冰哭完采下两朵并蒂蔷薇，托在手掌上走，半道上，她撕开它俩，扔掉一朵，只托着一朵花，款款走出园林。这些动作都是一种情感的隐秘涌动，作家深入体察女性的细腻情感，通过人物的动作，描画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情感状态，读者能深切体会到刘亦冰的心灰意冷。

这些情景的展现，处处都体现出人物的克制，不同的诉求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这是人物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这种逼真的现实场面时常冲破虚构的故事框架，让我们带入自己的情感，随人物和情节共同起伏。作家创造出来的这种阅读节奏很好地配合人物矛盾，并完美嵌入故事情节。

作者将所见之景化为书中之景，读过之后，读者又将书中之景转化为现实之景，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现实、想象之间的转化过程，而是作者的有意创作与无意感染产生的微妙阅读体验，这种体验作用与人心，将原本虚构的景物与人物对照出生活的真实。作家克制和压抑的描摹，让景物突破虚幻的局限，让人物冲出虚构的想象，成为人们认知中一个个合理的存在。它们又与人物的命运和情绪建立密切的关系，成为情感的延伸和解释。这种压抑覆盖着生机，不为能量的积蓄，只是作为一种常态，构成军人的情感现实，压抑下也奔涌着爱恨，不为屈服于规训，只是这类情感生长成了它该有的样子，彼此心悦诚服。

参考文献：

- [1] 朱苏进. 醉太平 [M].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
- [2] 艾米丽·勃朗特. 呼啸山庄 [M]. 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
- [3] 朱向前. 中国军旅文学史 [M].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
- [4] 黄发有. 朱苏进研究资料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作者简介：张曼（1991.03—），陕西韩城人，女，汉族，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文化工作。